

古雋





雋

古

輯 慎 楊

叢書集 成 初 編

(本印補)

雋

古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楊

慎

商務印書館出版

輯

上海華文印刷廠印刷



叢書集 成 初編

商務印書館

古
雋

本館據函海本排
印初編各叢書僅
有此本

古雋序

古雋者，升菴讀諸子書，摘錄古雋之語，以備觀覽者也。前唐馬總有意林五卷，皆摘諸子語，然未有成段篇者。此則一段一篇皆摘之，其體例又在意林之上。有此書，則近時坊刻之諸子彙函、諸子奇賞、金丹、粹白之書，俱可不讀矣。羅江李調元雨村譏。

古雋卷第一

明 成都 楊慎輯

五帝銘皇覽

武王問尙父曰。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尙父曰。黃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爲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敗。多事多害。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塞。終成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豪末不札。援也。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乃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惟能於此也。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堯之居民上也。振振如臨深淵。舜之居民上也。慄慄恐夕不見旦。武王曰。吾拜殷民居其上也。翼翼懼懼不敢息。尙父曰。德盛者守之以謙。威強者守之以恭。武王曰。如尙父言。因是爲戒。隨躬。

衍湯言說苑

湯曰。藥食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乎卑。然後至乎貴。教也。藥言獻

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是以明王之言必自他聽之。必自他聞之。必自他擇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聚之。必自他藏之。必自他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爲明。以數行之爲章。以數施之萬物爲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

古禮淮南子

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卽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旣以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辭而行。乃爪鬚。設明衣也。鑿凶門而出。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累若不勝。其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若戰勝敵奔。畢受功賞。吏遷益爵祿。割地而爲調決於封外。卒論斷於軍中。晉有郢而誅。顧反於國。放旗以入斧鉞。報畢於君曰。軍無後治。乃縞素辟舍。請罪於君。君曰。赦之。退齋服大勝。三年反舍中勝。二年下勝。期年兵之所加者。必無道之國也。故能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疲。將不夭死。五穀豐昌。風雨時節。戰勝於外。福生於內。是故名必成而後無餘害矣。

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諸侯昏禮以屢二兩加琮。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屢禮。夫人真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諭於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

后夫人進御禮尚書大傳

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鶴鳴大師奏鶴于陛下。然後鳴玉佩於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辭也。然後少師奏質明于陛下。然後夫人入廷。君出朝。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于王所。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賓九人。當一夕。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望後反之。凡進御。君所女史必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旣御。著于右手。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爲天使。婦從夫放明紀。

魯師春姜說古師春

婦人之事。夫有五。平旦纊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受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寢息之交。而後有夫婦之際。

虞巡狩傳虞夏傳

維元祀。巡狩四嶽八伯。壇四奧。沉四海。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樂正定樂名。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

焉東嶽陽伯之樂舞侏離其歌聲比余謠名曰哲陽儀伯樂舞鑿哉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中祀大交
蕪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舞謾或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羲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
朱千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舞蔡叔其歌聲比小謠名曰荅落和伯之樂舞元鶴其歌聲比中謠名
歸來幽都宏山祀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樂舞齊落歌曰縵縵拜論八音四會歸假于禰祖用特五載一
巡狩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

洪範五行傳

維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維時洪祀六沴用咎于下是用知不畏而神之怒若六沴作見若是共
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六沴作見若不共禦六代既侵六極其下禹乃共辟厥德
受命休令爰用五事建用王極長一事一曰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時則有服
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鷄禍時則有下體生於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維金沴木次二事曰言言之不
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恆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禍時則有口舌之痾時
則有白眚白祥維木沴金次三事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憇厥咎舒厥罰恆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
有倮蟲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維水沴火次四事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
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維火沴水
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恆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

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癘時則有黃眚黃祥維木金水火沴土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癘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維五位復見辟厥沴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八月九月維聽是司十月十一月維思心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王極是司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星辰莫同是離逢非沴維鮮之功禦貌於喬忿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禦言於訖衆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禦視於忽似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禦聽於恍攸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禦思心於有尤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禦王極於宗始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六沴之禮散齋七日致齋新器絜祀用赤黍三日之朝於中庭祀四方從東方始卒於北方其祀禮曰格祀曰某也方祀曰播國率相行祀其祝也曰若爾神靈洪祀六沴是合無差無傾無有不正若民有不敬事則會批之于六沴六事之機以縣示我我民人無敢不敬事上下王祀

孔子讀詩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歎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苞苴之行也於縕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鷄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君子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

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豳公之所以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羊羔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荀子論詩

國風之好色也。盈其欲而不愆其正。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小雅不以汚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昔。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

毛萇說詩

巷伯云。哆兮哆兮。成是南箕。修之言必有因也。斯人自謂避嫌之不審也。昔者顏叔子獨處於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爲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有男子獨處其室。隣之娶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爲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學柳下惠。然媼不建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

文仲子論幽風

程元曰。敢問豳風何也。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謂。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元曰。豳居變風之末。何也。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者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豳之以正歌。豳曰。周之本也。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

劉更生論春秋說苑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旣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旣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善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占。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何邵公乘馬制

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

孔子論御韓詩外傳

孔子曰。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

必曰樂哉今日之驕也。至於顏淵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親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驕來其人之使我也。至於顏淵而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親其正而畏其事。如馬能言。彼將必曰。驕來驕來。女不驕。彼將殺女。故禦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進。詩曰。執轡如組。兩驕如舞。此之謂也。

列子說御

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氏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御也。齊輯乎轡衡之際。而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於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衡。應之於轡。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淮南子說御

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歛諸。投足調均。勞佚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安勞樂進。

馳騖若滅。左右若鞭。周旋若還。世皆以爲巧。然未見其貴也。若夫鉗且大丙之御。除轡衡去鞭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動。星耀而元運。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見朕垠。故不指招。不咄叱。過歸鴈於碣石。軼羈鷄於姑餘。騁若絕矢。躡風追焱。歸忽朝發。搏桑曰入落棠。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非慮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胸中。而精神踰於六馬。此以弗御御之者也。

荀子論聖人

井井乎其有條理也。嚴嚴兮其有終始也。耿耿兮其能長久也。樂樂兮其軌道不殆也。炤炤兮其用知之明也。修修兮其用統類之行也。綏綏兮其有文章也。熙熙兮其樂人之誠也。隱隱兮其恐人之不當也。如是則可謂聖人矣。

荀子引古傳

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歡。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議。則天子恭已而已矣。

荀子引孔子遺言

知者之知固已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已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

古雋卷第一

周齊侯鍾銘

惟王五月辰在戊寅師于淄陲公曰汝及余經乃先祖余旣敷乃心汝小心畏忌汝不墜夙夜官執而政事余命汝朕于朕三軍肅成朕師旗之政德諫罰朕庶民左右毋諱及不敢弗敬戒虔卹乃死事穆和三錫休命公曰及汝康能乃有爭率乃敵僚余用登純厚乃命汝及母曰余小子汝敷余於艱阻虔卹不易左右余一人余命汝城差正饗繼命於外內之事中敷溫刑汝以敷戒公家應卹余于命刻伐履司敗乃靈司保少臣惟輔咸有九處禹之都不顯穆公之孫其配攝公之姬而餓公之女零生叔是僑于齊侯之所是小心共齊靈乃考虎謹恪其政事有共于桓武靈公之所桓武靈公錫乃吉金鐵鎬玄鏐鑾鑪乃用作鑄其寶鍾用享子其皇祖皇妣皇母皇考用祈眉壽命難老不顯皇祖其作福元孫其萬福純魯和協而九事畏若鍾鼓外內斷辟都愈造而屏臬母或承類

周齊侯鍾銘

惟王五月辰在戊寅師于淄陲公曰汝及余經乃先祖余旣敷乃心汝小心畏忌汝不墜夙夜官執而政事而弘厭乃厭心余命弘政于朕三軍成朕師旗之政德諫罰朕庶民左右毋諱及不敢弗敬戒虔此乃死事穆和三軍徒術雩乃行師慎中乃罰公曰及汝敬共辭命汝應肅公家汝恐恪朕行師汝肇勳于戎